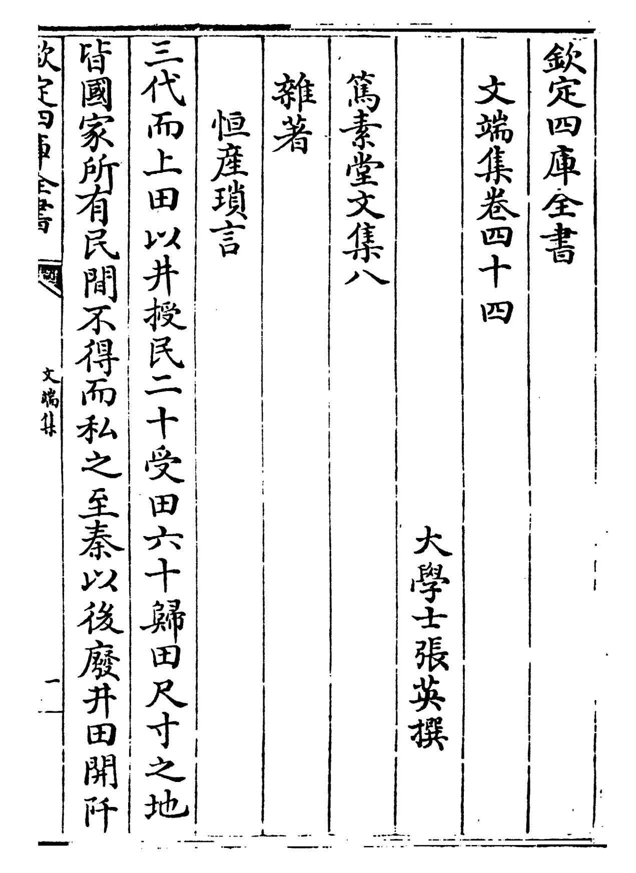


集部



文端集卷四十四

大學士張英撰

篤素堂文集八

雜著

恒産瑣言

三代而上田以井授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尺寸之地皆國家所有民間不得而私之至秦以後廢井田開阡

陌百姓始得私相買賣然則三代以上雖至貴鉅富求數百畒之田貽子及孫不可得也後世既得而買之矣以乾坤之大塊國家之版圖聽人畫界分疆立書契評價直而鬻之縣官雖有易姓改氏而田主自若董江都諸人亦憤貧者無立椎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欲行限民名田之法立為節制而不果行其乃祖乃父以一朝之力而竟奄有之使後人食土之毛善守而不輕棄則子孫百世茍不至經變亂亦斷不能為他人之所有嗚

呼深念及此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人家子弟從小便讀孟子每習焉而不察夫孟子以王佐之才說齊宣梁惠議論濶大志趣高遠然言病雖多端用藥止一味曰有恒産者有恒心而已曰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已曰富歲子弟多賴而已重見疊出一部孟子實落處不過此數條而終之曰諸侯之寶三土地

又嘗讀蘇長公集其天才横軼古今無儔匹宜若不屑屑生計者遊金山之詩曰有田不去如江水遊焦山之

詩曰無田不去寧非貪其題王晉卿烟江疊嶂圖詩亦曰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可知此老胸中時時有此一段經畫生平欲買陽羨之田至老而其願不償今人動言才子名士偉丈夫不事家人生産究至謀生無策犯孟子之戒而不悔豈不深可痛惜哉天下之物有新則必有故屋久而頽衣久而敝臧獲牛馬服役久而老且死當其始重價以購越十年而其物非故矣再越十年而化為烏有矣獨有田之為物雖百

年千年而常新即或農力不勤土敝產薄一經糞漑則新矣即或荒蕪草宅一經墾闢則新矣多與陂池則枯者可以使之潤勤嫥茶蓼則瘠者可以使之肥亘古及今無有朽蠹頹壞之慮逃亡耗缺之憂嗚呼是洵可寶也哉

吾友陸子名遇霖字洵若浙江人令為歸德別駕其人通曉事務以經濟自許在京師日常與之過從一日從容談及謀生畢竟以何者為勝陸子思之良久曰予閱

世故多矣典質貿易權子母斷無久而不弊之理始雖
乍獲厚利終必化為子虛惟田產房屋二者可持以久
遠以二者較之房舍又不如田產何以言之房產乃向
人索租錢每至歲暮必有幹僕盛衣帽著靴諠譁叫號
以取之不償則愬于官長每至爭訟雀角甚有以奮鬬
窘逼而生禍殃者稍懦焉則又不可得矣至田租則不
然子孫雖為齊民極單寒懦弱其僕不過青蘗布襪手
持雨傘詣佃人之門而人不敢藐視之秋穀登場必先

究田主之祖而後分給私債取其所本有而非索其所無與者受者皆可不勞且力田皆愿民與市廛商賈之狡健者不同以此思之房產殆不如也予至今有味乎陸子之言

嘗讀雅頌之詩而嘆古人之于先疇如此其重也楚茨大田之詩皆公卿有田祿者周有世卿其祖若父之采地傳諸後人故曰曾孫今觀其言曰我疆我理曰我田既臧曰我黍我稷我倉我庾農夫愛其曾孫則曰曾孫

不怒曾孫愛其農夫則曰農夫之慶以至擭饁者之食而嘗其旨否剥疆埸之瓜而獻之皇祖何其民風淳樸上下相親如此不止家給人足無分外之謀而且流風餘韻有為善之樂後人有祖父遺産正可循隴觀稼策蹇課耕雅頌之景如在目前而乃視為鄙事不一留意抑獨何哉

今人家子弟鮮衣怒馬恒舞酣歌一裘之費動至數十金一席之費動至數金不思吾鄉十餘年來穀賤竭十

餘石穀不足供一筵竭百餘石穀不足供一衣安知農家作苦終年露體塗足豈易得此百石況且水旱不時一年收穫不能保諸來年聞陝西歲饑一石價至六七兩今以如玉如珠之物而賤價糶之以供一裘一席之費豈不深可懼哉古人有言惟土物愛厥心臧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擊田家之苦開倉糶穀時當令其持籌以壯夫之力不過擔一石四五壯夫之所擔僅得價一兩隨手花費了不見其形迹而已倉庾空竭矣使稍有

知覺當不忍于浪擲奈何深居簡出但知飽食暖衣絶不念物力之可惜而泥沙委之哉

天下貨財所積則時時有水火盜賊之憂至珍異之物尤易招尤速禍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積則不能高枕而卧獨有田産不憂水火不憂盜賊雖有强暴之人不能竟奪尺寸雖有萬鈞之力亦不能負之而趋千頃萬頃可以值萬金之産不勞一人守護即有兵燹離亂背井去鄉事定歸來室廬畜聚一無可問獨此一塊土張姓

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芟夷懇闢仍為殷實之家嗚
呼舉天下之物不足較其堅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予與四方之人從容閒談則必詢其地土物產之所出
以及田里之事大約田產出息最微較之商賈不及三
四天下惟山右新安人善于貿易彼性至慳嗇能堅守
他處人斷斷不能然亦多覆蹶之事若田產之息月計
不足歲計有餘歲計不足世計有餘嘗見人家子弟厭
田產之生息微而緩羨貿易之生息速而饒至鬻產以

從事斷未有不全軍盡没者余身試如此見人家如此千百不爽一無論愚弱者不能行即聰明强幹者亦行之而必敗人家子弟萬萬不可錯此著也

人思取財于人不若取財于天地余見放債收息以及典質人之田産者三年五年得其息如其所出之數其人則嘵嘵有詞矣不然則怨于心德于色浸假而並没其本間有酷貧之士得數十金可暫行于一時稍裕則不能矣惟地德則不然薄植之而薄收厚培之而厚報

或四季而三收或一歲而再種中田以種稻麥旁畦餘隴以植麻菽衣棉之類有尺寸之壤則必有錙銖之入故曰地不愛寶此言最有味始而養其祖父既而養其子孫無德色無倦容無竭歡盡忠之怨有日新月盛之美受之者無愧作享之者無他虞雖多方以取而無罔利之咎上可以告天地幽可以對鬼神不勞心計不受人忌疾嗚呼天下更有物焉能與之比長絜短者哉

余既言田產之不可鬻而世之鬻產者比比而然聰明

者亦多為之其根源則必在乎債負債負之來由于用度不經不知量入為出至舉息既多計無所出不得不鬻累世之產故不經者債負之由也債負者鬻產之由也鬻產者饑寒之由也欲除鬻產之根則斷自經費始居家簡要可久之道則有陸梭山量入為出之法在其法合計一歲之所入除完給公家而外分為三分留一分為歉年不收之用其二分分為十二分一月用一分若歲常豐收則是古人耕三餘一之法值一歲歉則以

一歲所留補給連歲歉則以積年所留補給如此殆無舉債之事若一歲所入止給一歲之用一遇水旱則產不可保矣此最目前可見之理而人不之察陸梭山之法最詳即百金之產亦行此法使必富饒而後可行則大誤矣且其法于十二分又分三十小分余恐其太煩故止作十二分要知古人之意全在小處節儉大處之不足由于小處之不謹月計之不足由于每日之用過多也若能從梭山每月三十分之更為穩實一月之中

飲食應酬宴會稍可節者節之以此一月之所餘另置一封以周貧乏親戚些些小之急更覺心安意適此專言費用不經舉債而鬻産之由此外則有賭博狹斜侈靡其為敗壞者無論矣更有因婚嫁而鬻業者絶為可哂夫有男女則必有婚嫁只當以豐年之所積量力治裝奈何鬻累世仰事俯育之具以圖一時之華美豈既婚嫁後遂可不食而飽不衣而温乎嗚呼亦愚之甚矣吾既極言産之不可鬻矣雖然守之有道不可不講不

善經理付之僮僕之手任其耗蠹積日累月沃者變而為瘠潤者化而為枯稍瘠者化而為石田田瘠而畝不減入少而賦不輕平時僅可支持一遇水旱催科則立槁矣是田本為養生之物變而為累身之物且將追怨祖父留此累物以貽子孫予見此亦不少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哉欲無鬻產當思保產欲保產當使盡地利盡地利之道有二一在擇莊佃一在興水利諺云良田不如良佃此最確論主人雖有氣力心計佃惰且劣則田

日壞譬如父母雖愛嬰兒却付之悍婢之手豈能知其疾苦乎良佃之益有三一在耕種及時一在培壅有力一在畜洩有方古人言農最重時早犂一月有一月之益故冬最良春次之早種一日有一日之益故晚禾必在秋前一日至培壅則古人所云百畝之糞又云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詩云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用力如此一畝可得兩畝之入地不加廣畝不加增佃有餘而主人亦利矣畜水用水最有緩急先後當捄則捄當待則待

當棄則棄惟有良農老農知之劣農之病有三一在耕稼失時一在培壅無力一在畜洩無方若遇豐稔之年雨澤應時而降惰農劣農亦鹵莽收穫隱藏其害而不覺一遇旱乾則彼之優劣立見矣凶年主人得一石可值兩石而受此劣佃之害悔何及哉人家僮僕管莊務每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良佃則家必殷實有體面不肯諂媚人且性必梗直樸野飲食必節儉又不聽僮僕之指使劣佃則必惰而且窮諂媚僮僕聽其指使以任其

饕餮種種情狀不同此所以性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至主人之田疇美惡彼皆不顧且又甚樂于水旱則租不能足額而可以任其高下此積弊陋習安可不知且良佃所居則屋宇整齊場圃茂盛樹木葱鬱此皆主人僮僕力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為之劣佃則件件反是此擇莊佃為第一要務也禾在田中以水為命諺云肥田不敵瘦水雖有膏腴若水澤不足則亦等石田矣江南有塘有堰古人開一畝之田則必有一畝之水以濟之

後人狃於多雨之年塘堰都不修治堰則破壞不畜水塘則淺且漏不容水每歲方春時必有洪雨數次任其横流而不收入夏亢旱束手無策仰天長嘆而已人家僮僕管理莊事以興塘幾石修屋幾石為開賬時浮圖合尖之具而已何嘗有寸土一鍤及于塘堰乎夫塘宜深且堅固余曾過江寧南鄉其田最號沃壤其塘甚小不及半畝詢之土人知其深且陡有及二丈者故可以溉數十畝之田而不匱吾鄉塘最多且大有數畝者有

十數畝者然淺且漏大雨後亦不滿稍旱則露底田待此為命其何益之有哉向後修塘築堰必躬自閱視若有雨之年塘猶不滿其為滲漏可知急加培築大抵劣農之性惰而見識淺陋每徼倖于歲之多雨而不為預備僮僕既以此開入花賬又不便向主人再說一遇亢旱田禾立槁日積月累田瘠莊敝租入日少勢必鬻變此興水利為第一要務也若不知務此而止云保守前業勢豈能由已哉

予置田千餘畝皆苦瘠非予好瘠田也不能多辦價值故寧就瘠田其膏腴沃壤則大有力者為之余不能也然細思膏腴之價數倍于瘠田遇水旱之時膏腴亦未嘗不減若豐稔之年瘠土亦收而租倍于膏腴矣膏腴之所以勝者鬻時可以得善價平時度日同此稻穀一石耳無大差別且腴田不善經理不數年變而為中田又數年變而為下田矣瘠田若善經理則下田可使之為中田中田可使之為上田雖不能大變能高一等故

但視後人之能保與不能保不在田之瘠與不瘠況名莊勝業易為勢力家所垂涎子弟鬻田必先鬻善者予家祖居田甚瘠在當時與作盡善故稱沃壤四世祖東川公卒時囑後人葬于宅之左曰恐為勢家所奪由此觀之當時何嘗非善地今始成瘠壤耳惟視人之經理不經理也嘗見荒瘠之地見一二土著老農之家則田疇開闢陂池修治禾稼茂鬱廬舍完好竹木周布居然一佳產其仕宦家之田則荒敗不可觀而已汝儕試留

心察之
人家子弟每年春秋當自往莊細看平時無事亦可策蹇一往然徒往無益也第一當知田界田界不易識也令老農指視一次不能記而再三大約五六次便熟有疑處便問之勿以曾經問過嫌於再問恐被人譏笑則終身不知矣第二當察農夫用力之勤惰耕種之早晚畜積之厚薄人畜之多寡用度之奢儉善治田以爲優劣第三當細看塘堰之堅窳淺深以爲興作第四察山

林樹木之耗長第五訪稲穀時值之高下期於真知確見若聽僮僕之言深入茅簷一坐一飯一宿目不見田疇足不履阡陌僮僕糾諸佃人環繞喧嘩或借種稲或借食租或稱塘漏或稱屋傾以此恫喝主人主人為其所窘去之惟恐不速問其疆界則不知問其孰勤孰惰則不知問其林木則不知問其價值則不知及入城遇朋友則彼揖之曰履畆歸矣此笑之曰循行阡陌回矣主人方自謂吾從村莊来勞苦勞苦嗚呼何益之有哉

此予少年所身歷者至今悔之大約人家子弟最不當以經理田産為俗事鄙事而避此名亦不當以為故事而襲此名細思此等事較之持鉢求人奔走囁嚅孰得孰失孰貴孰賤哉

人家富貴兩字暫時之榮寵耳所恃以長子孫者畢竟是耕讀兩字子弟有二三千金之産方能城居何則二三千金之産豐年有百餘金之入自薪炭蔬菜雞豚魚蝦醯醢之屬親戚人情應酬宴會之事種種皆取辦於

錢豐年則穀賤歉年穀亦不昂僅可支吾或能不致狼狽若千金以下之業則斷不宜城居矣何則居鄉則可以課耕數畝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雞豚畜之于栅蔬菜畜之於圃魚蝦畜之於澤薪炭取之於山可以經旬屢月不用數錢且鄉居則親戚應酬寡即偶有客至亦不過具雞黍女子力作可以治紡績衣布衣策蹇驢不必鮮華凡此皆城居之所不能且耕且讀延師訓子亦甚簡靜囊無餘畜何致為盜賊所窺吾家湖上翁子弟

甚得此趣其所貽不厚其所度日皆較之城中數千金之産者更為豐腴且山水間優游俯仰復有自得之樂而無窘廹之憂人苦不深察耳果其讀書有成策名仕宦可以城居則再入城居一二世而後宜于鄉居則再往鄉居鄉城耕讀相為循環可久可大豈非吉祥善事哉况且世家之産在城不過取其額租其山林湖泊之利所遺甚多此亦勢不能兼若貧而鄉居尚有遺利可収不止田租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

予仕宦人也止宜知仕宦之事安能知農田之事但余與四方英俊交且久閱歷世故多五十年來見人家子弟成敗者不少鬻田而窮保田而裕千人一轍此予所以諄諄苦口為汝輩陳說先大人戊子年析產予得三百五十餘畝後甲辰年再析予一百五十餘畝予戊戌年初析爨始管莊事是時吾里田產正當極賤之時人問曰汝父析產有銀乎予對曰但有田耳問者索然予時亦曰田非不佳但苦急切難售耳及丁未後予以公

車有稱貸遂賣甲辰年所析百五十畝予四十以前全不知田之可貴故輕棄如此後以予在仕宦又不便向人贖取至今始悟析產正妙在無銀若初年寛裕性既習慣一二年後所分既盡悵悵然失其所恃矣田之妙正妙在急切難售若容易售則脫手甚輕矣此予晚年之見與少年時絕不相同者也是皆予三折肱之言其思之毋忽

飯有十二合說

一之稻

古稱飯之美者則有玄山之禾精鑿白粲昔人所重吾鄉稻有三種有早熟者有中熟者有晚熟者早晚所熟皆不及中熟之佳蔡邕月令章句云時在季秋謂之半夏稻滋味清淑頤養為宜頌曰

詩稱香稻如雪流匙辨種嘗味遲熟攸宜益脾健胃百福所基

二之炊

朝鮮人善炊飯顆粒朗然而柔膩香澤偏所謂中邊皆
腴者耶又聞之靜海勵先生炊米汁勿傾去留以溫釀
則氣味全火宜緩水宜減蓋有道焉鹵莽滅裂是與暴
殄天物者等也頌曰
釋之溲溲蒸之浮浮炊我長腰質粹香留謹視火候丹
鼎功侔

三之肴

禮曰居山不以魚鱉為禮居澤不以麋鹿為禮食地之

所産則滋味鮮而物力省近見人家宴會每以珍錯為奇不知雞豚魚蝦本有至味内則所載養老人八珍皆尋常羊豕特烹炮異耳何嘗廣搜異味哉且每食一葷則腸胃不雜而得以盡其滋味之美山海羅列腥葷雜進既為傷生侈費亦乖頤養之道所當深戒者也頌曰甘毳芳鮮是為俟鯖脾寛則化腹虚則靈戒爾饕餮視此鼎銘

四之蔬

古人稱早韭晚菘山厨珍味城中鬻蔬者採摘非時復為風日所損真味漓矣自種一畝蔬時其老穉而取之含露負霜甘芳脆美詩人所謂有道在葵藿耶頌曰

蔓青蘆菔其甘如飴美勝粱肉晚食益奇菜根不厭百事可為

五之脩

古稱脯脩亦所以佐匕箸山雉澤鳧鹿脯魚鯗昔人往往見之篇什但取一種可以侑食毋為侈靡奇巧頌曰

飽嘗世味如彼雞肋聊資醞脯以安家食炮炙肥甘腑胃之賊

六之葅

鹽豉寒葅古人所謂旨畜以禦冬也以清脆甘芬為貴食既而嚼口吻爽雋為益多矣頌曰

甫里幽居爰賦杞菊紅薑紫茄青笋黄獨告我婦子儲備宜夙

七之羹

古人每飯羹左食右又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羹之為用宜備五味以宣洩補益由來尚矣古人飯而以湯沃之曰飧言取飽也老者易於哽咽於羹尤宜頌曰

新婦執饋爰作羹湯和以勺藥椒芬飶香以代祝哽祇奉高堂

八之茗

食畢而茗所以鮮葷腥滌齒頰以通利腸胃也茗以溫醇為貴岕片武夷六安三種最良松蘿近刻削非可常

飲石泉佳茗最是清福頌曰

松風既鳴蟹眼將沸月團手烹以滌滯鬱丹田紫闕香氣騰拂

九之時

人所最重者食也食所最重者時也山梁雌雉子曰時哉時哉固有珍膳當前而困於酒食者失其時也有葵藿而欣然一飽者得其時也樊籠之鳥飼以稻粱而羽毛鎩敝山谿之鳥五步一飲十步一啄而飛鳴自得者

時與不時之異也當飽而食曰非時當饑而不食曰非時適當其可謂之時噫難為名利中人言哉頌曰
晨起腹虛截遊樊圃容與花間香生肺腑思食而食奚羨華膴

十之器

器以磁為宜但取精潔毋尚細巧瓷太佳則脆薄易於傷損心反為其所役而無自適之趣矣予但取其中等者頌曰

繩牀棐几淨埽無塵花磁瑩潤參伍以陳陋彼金玉縈擾心神

十一之地

吁食豈易言哉冬則温密之室焚名香然獸炭春則柳堂花榭夏則或臨水或依竹或蔭喬木之陰或坐片石之上秋則晴窗高閣皆所以順四時之序又必遠塵埃避風日簾幙當施則園坐斗室軒窗當啟則遠見林壑斯餐香飲翠可以助吾藜藿雞黍之趣故曰食豈易言

哉頌曰

食以養生以暢為福相彼陰陽時其涼燠以適我情以果我腹

十二之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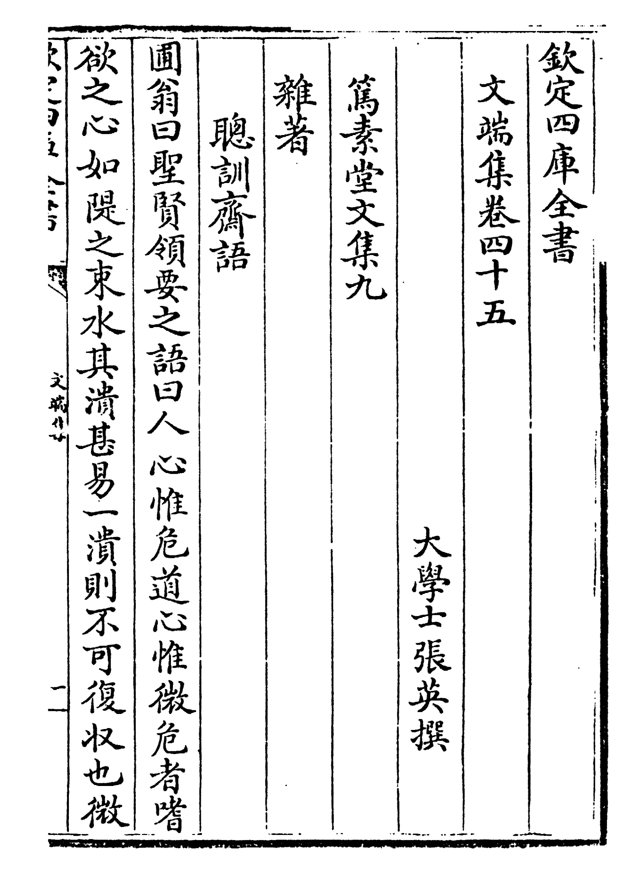
獨酌太寂羣餐太囂雖然非其人則移牀遠客不如其寂也或良友同餐或妻子共食但取三四人毋多而囂

頌曰

肅然以敬雍然以和不淫不侈不煩不背式飲式食受

福孔多

文端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端集卷四十五

大學士張英撰

篤素堂文集九

雜著

聰訓齋語

圃翁曰聖賢領要之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隄之束水其潰甚易一潰則不可復收也微

者理義之心如帷之睒鐙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也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之每見堪輿家平日用磁石養鍼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閒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覯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栖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栖栖皇皇覺舉動無不礙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古人有言掃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便生他想旨哉斯言

予所深賞且從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于此者特不細心體驗耳即如東坡先生歿後遭逢高孝文字始出名震千古而當時之憂讒畏譏困頓轉徙潮惠之間蘇過跣足涉水居近牛欄是何如境界又如白香山之無嗣陸放翁之忍饑皆載在書卷彼獨非千載聞人而所遇皆如此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釋若不讀書則但見我所遭甚苦而無窮怨尤

嗔忿之心燒灼不寧其苦為何如耶且富盛之事古人亦有之炙手可熱轉眼皆空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為頤養第一事也記誦纂集期以爭長應世則多苦若涉覽則何至勞心疲神但當冷眼於閙中窺破古人筋節處耳予于白陸詩皆細注其年月知彼於何年引退其衰健之蹟皆可指斯不夢夢耳

圃翁曰聖賢仙佛皆無不樂之理彼世之終身憂戚忽忽不樂者決然無道氣無意趣之人孔子曰樂在其中

顏子不改其樂孟子以不愧不怍為樂論語開首說說樂中庸言無入而不自得程朱教尋孔顏樂處皆是此意若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安命多求而不得則苦多欲而不遂則苦不循理則行多窒礙而苦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跼天蹐地行險徼幸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塗之樂惟聖賢仙佛無世俗數者之病是以常全樂體香山字樂天予竊慕之因號曰樂圃聖賢仙佛之樂予何敢望竊欲營履道一丘一壑

倣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鬚飄然妻孥熙熙雞犬閒閒之樂云耳

圃翁曰予擬一聯將來懸草堂中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為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却有至理天下佳山勝水名花美箭無限大約富貴人役於名利貧賤人役於饑寒總無閒情及此惟付之浩歎耳

圃翁曰唐詩如緞如錦質厚而體重文麗而絲密溫醇

爾雅朝堂之所服也宋詩如紗如葛輕疎纖朗便娟適體田野之所服也中年作詩斷當宗唐律若老年吟咏適意闌入於宋勢所必至立意學宋將來岔流而不可返矣五律斷無勝於唐人者如王孟五言兩句便成一幅畫今試作五字其寫難言之景盡難狀之情高妙自然起結超遠能如唐人否蘇詩五律不多見陸詩五律大率非其所長叅唐宋人氣味當於五律見之

圃翁曰昌黎聽穎師琴詩有云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

汝忽然勢軒昂猛士赴戰場又云失勢一落千丈强歐陽公以為琵琶詩信然予細味琴音如微風入深松寒泉滴幽澗靜永古澹其上下十三徽出入一絃至七絃皆有次第大約由緩而急由大而細極於和平冲夷為主安有呢呢兒女忽變為金戈鐵馬之聲常建琴詩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遍萬木沉秋陰能令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徽黃金真可謂字字入妙得琴之三昧者味此則與昌黎之言迥別矣

古來士大夫學琴類不能學多操白香山止秋思一曲范文正公止履霜一曲高人撫絃動操自有夷曠冲澹之趣不在多也古人製琴一曲調適宮商但傳指法後人强被以語言文字失之遠矣甚至俗譜用大學及歸去來辭赤壁賦强配七絃一字予以一音且有以山歌小曲溷之者其為唐突古樂甚矣宜為雅人之所深戒也大抵琴音以古淡為宗非在悅耳心境微有不清指下便爾荊棘清風明月之時心無機事曠然天真時鼓

一曲不躁不懶則緩急輕重合宜自然正音出於腕下清興超於物表放翁詩曰琴到無人聽處工未深領斯妙者自然聞古樂而欲卧未足深論也

圃翁曰古人以眠食二者為養生之要務臟腑腸胃常令寬舒有餘地則真氣得以流行而疾病少吾鄉吳友季善醫每赤日寒風行長安道上不倦人問之曰予從不飽食病安得入此食忌過飽之明徵也燔炙熬煎香甘肥膩之物最悅口而不宜於腸胃彼肥膩易於粘滯

積久則腹痛氣塞寒暑偶侵則疾作矣放翁詩云倩盻作妖狐未慘肥甘藏毒鴆猶輕此老知攝生哉炊飯極輭熟雞肉之類只淡煮菜羹清芬鮮潔渥之食只八分飽後飲六安苦茗一杯若勞頓飢餓歸先飲醇醪一二杯以開胸胃陶詩云濁醪觧劬飢蓋藉之以開胃氣也如此焉有不益人者乎且食忌多品一席之間遍食水陸濃淡雜進自然損脾予謂或雞魚鳧豘之類只一二種飽食良爲有益此未嘗聞之古昔而以予意揣當如

此安寢乃人生最樂古人有言不覓仙方覓睡方冬夜以二鼓為度暑月以一更為度每笑人長夜酣飲不休謂之消夜夫人終日勞勞夜則宴息是極有味何以消遣為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於夏尤宜天地清旭之氣最為爽神失之甚為可惜予山居頗閑暑月日出則起收水草清香之味蓮方斂而未開竹含露而猶滴可謂至快日長漏永不妨午睡數刻焚香垂幙淨展桃笙睡足而起神清氣爽真不啻天際真人況居家最宜早起

倘日高客至僮則垢面蓬頭庭除未掃寵突猶寒
大非雅事昔何文端公居京師同年詣之日晏未起久
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荅曰然客曰日高如
此内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
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宴起此太守公親爲予言者
圃翁曰山色朝暮之變無如春深秋晚四月則有新緑
其淺深濃淡早晚便不同九月則有黃葉其頳黃茜紫
或映朝陽或迴夕照或當風而吟或帶霜而殷皆可謂

佳勝之極其他則烟嵐雨岫雲峯霞嶺變幻頃刻孰謂看山有厭倦時耶放翁詩云遊山如讀書淺深在所得故同一登臨視其人之識解學問以為髙下苦樂不可得而强也予每日治裝入龍眠家人相謂山色總是如此何用日日相對此真淺之乎言看山者

圃翁曰人家僮僕最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有方使令得宜未嘗不得兼人之用太多則彼此相諉恩養必不能周教訓亦不能及反不得其力且此輩當

家道盛則倚勢作非招尤結怨家道替則飛揚跋扈反居賣主皆勢所必至予欲令家僕皆各治生業可省遊手遊食之弊不至于咒食為非也且僮僕甚無取乎黠慧者吾輩居家居官皆簡靜守理不為闇昧之事至衙門政務皆自料理不煩幹僕巧權門之應對為遠道之輸將打點機密奔走勢利所用者不過趨蹌灑掃負重徒步之事耳焉用聰明才智為哉至于山中耕田鋤圃之僕乃可為實其人無奢望無機智不為主人斂怨彼縱

不遵束約不過懶惰愚蠢之小過不必加意防閑豈不為清閒之一助哉

圃翁曰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静人能慈心于物不為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有損于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剪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即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而可以長齡矣人生福享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嘗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故老氏以儉為寳不止財用當

儉而已一切事常思儉嗇之義方有餘地儉於飲食可以養脾胃儉於嗜慾可以聚精神儉於言語可以養氣息非儉於交遊可以擇友寡過儉於酬錯可以養身息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舒體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於思慮可以蠲煩去擾凡事省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大約天下事萬不得已者不過十之一二初見以為不可已細算之亦非萬不可已如此逐漸省去但日見事之少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

多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此事亦儘可已果屬萬不可已者乎當必恍然自失矣人常和悅則心氣冲而五臟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真定梁公每語人日間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此真得養生要訣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公扣其術荅曰予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噫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傳曰仁者靜又曰知者動每見氣躁之人舉動輕佻

多不得壽古人謂硯以世計墨以時計筆以日計動靜之分也靜之義有二一則身不過勞一則心不輕動凡遇一切勞頓憂惶喜樂恐懼之事外則順以應之此心凝然不動如澄潭如古井則志一動氣外間之紛擾皆退聽矣此四者於養生之理極為切實較之服藥引導奚啻萬倍哉若服藥則物性易偏或多燥滯引導吐納則易至作輟必以四者為根本不可捨本而務末也道德經五千言其要旨不外於此銘之座右時時體察當

有裨益耳

圃翁曰人生不能無所適以寄其意予無嗜好惟酷好看山種樹昔王右軍亦云吾篤嗜種果此中有至樂存焉手種之樹開一花結一實玩之偏愛食之益甘此亦人情也陽和里五畝園雖不廣倘所謂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耶花有十二種每種得十餘本循環玩賞可以終老城中地隘不能多植然在居室之西數武花晨月夕不須肩輿策蹇自朝至夜分可以酣賞飽看一花一

草自始開至零落無不窮極其趣則一株可抵十株一畆可敵十畆山中嚮營賜金園今購芙蓉島皆以田為本於隙地疏池種樹不廢耕耘閲耕是人生最樂古人所云躬耕亦止是課僕督農亦不在沾體塗足也

圃翁曰山居宜小樓可以収攬羣峰衆壑之勢竹杪松梢更有奇趣予擬于芙蓉島南向構一小樓題曰千崖萬壑之樓大溪環抱羣峰聳峙可謂快矣築小齋三楹曰佳夢軒夫人生如夢信矣使夕夢至此豈不以為佳

甚耶陸放翁夢至仙館得詩云長廊下瞰碧蓮沼小閣正對青蘿峰便以為極勝之景予此中頗有之可不謂之佳夢耶香山詩云多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樂亦勝愁人既在夢中則宜稅駕咀嚼其夢而不當為夢幻泡影之嗟予固將以此為睡鄉而不復從邯鄲道上向道人借黃粱枕也

圃翁曰人生於珍異之物決不可好昔端恪公言士人於一研一琴當得佳者研可適用琴能發音其他皆屬

無益良然磁器最不當好甆佳者必脆薄一甌值數十金僮僕捧持易致不謹過於矜束反致失手朋客歎譏亦鮮樂趣此物在席賓主皆有戒心何適意之有磁取厚而中等者不至大粗縱有傾跌亦不甚惜斯為得中之道也名畫法書及海内有名玩器皆不可畜從來賞禍招尤可為龜鑑購之不啻千金貨之不值一文且從來真贋難辨變幻奇於鬼神裝潢易於竊換一軸得善價繼至者遂不旋踵以偽為真以真為偽互相訕笑止

可供噴飯昔真定梁公有畫字之好竭生平之力收之捐館後為勢家所求索殆盡然雖與以佳者輙謂非是疑其藏匿其子孫深受斯累此可為明鑑者也

圓翁曰天體至圓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肖其體懸象之大者莫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毛羽樹之花實土得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圓其方者皆人力所為蓋稟天之性者無一不具天之體萬事做到極精妙處無有不圓者聖人之德古今之

至文法帖以至一藝一術必極圓而後登峰造極裕親王曾暢言其旨適與予論相合偶論及科場文想必到圓處始佳即飲食做到精美處到口也是圓底余嘗觀四時之旋運寒暑之循環生息之相因無非圓轉人之一身與天時相應大約三四十以前是夏至前凡事漸長三四十以後是夏至後凡事漸衰中間無一刻停留中間盛衰關頭無一定時候大槩在三四十之間觀於鬚髮可見其衰緩者其壽多其衰急者其壽寡人身不

能不衰先從上而下者多壽故古人以早脱頂為壽徵先從下而上者多不壽故鬚髮如故而脚輭者難治凡人家道亦然盛衰增減決無中立之理如一樹之花開到極盛便是揺落之期多方保護順其自然猶恐其速開況敢以火氣催逼之乎京師温室之花能移牡丹各色桃於正月然花不盡其分量一開之後根榦輒萎此造化之機不可不察也甞觀草木之性亦隨天地為圜轉梅以深冬為春桃李以春為春榴荷以夏為春菊桂

芙蓉以秋為春覩其節枝含苞之處渾然天地造化之
理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圃翁曰人往往於古人片紙隻字珍如拱璧其好之者
索價千金覩其落筆神彩洵可寶矣然自予觀之此特
一時筆墨之趣所寄耳若古人終身精神識見盡在其
文集中乃其嘔心劌肺而出之者如白香山蘇長公之
詩數千首陸放翁之詩八十五卷其人自少至老仕宦
之所歷遊跡之所至悲喜之情怫愉之色以至言貌謦

敘飲食起居交遊酬錯無一不寓其中較之偶爾落筆其可寶不且萬倍哉予怪世人於古人詩文集不知愛而寶其片紙隻字為大惑也予昔在龍眠苦於無容為伴日則步屧於空潭碧澗長松茂竹之側夕則掩關讀蘇陸詩以二鼓為度燒燭焚香煮茶延兩君子於坐與之相對如見其容貌鬚眉然詩云架頭蘇陸有遺書特地攜來共索居日與兩君同臥起人間何容得勝渠良非解嘲語也

圃翁曰予嘗言享山林之樂者必具四者而後能長享其樂實有其樂是以古今來不易覯也四者維何曰道德曰文章曰經濟曰福命所謂道德者性情不乖戾不谿刻不褊狹不暴躁不移情於紛華不生嗔於冷暖居家則肅雝簡靜足以見信於妻孥居鄉則厚重謙和足以取重於隣里居身則恬淡寡營足以不愧於衾影無忤於人無羨於世無爭於人無憾於已然後天地容其隱逸鬼神許其安享無心意顛倒之病無取舍轉徙之

煩此非道德而何哉佳山勝水茂林修竹全恃我之性情識見取之不然一見而悅數見而厭心生矣或吟咏古人之篇章或抒寫性靈之所見一字一句便可千秋相契無言亦成妙諦古人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又云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斷非不解筆墨人所能領略此非文章而何哉夫茅亭草舍皆有經綸菜隴瓜畦具見規畫一草一木其布置亦有法度淡泊而可免饑寒徒步而不致委頓良辰美景而匏樽不空

歳時伏臘而雞豚可辦分花乞竹不須多費而自有雅
人深致疏池結籬不煩華侈而皆能天然入畫此非經
濟而何哉從來愛閒之人類不得閒得閒之人類不愛
閒公卿將相時至則為之獨是山林清福為造物之所
深吝試觀宇宙閒幾人解脫書卷之中亦不多得置身
在窮達毁譽之外名利之所不能奔走世味之所不能
縛束室有萊妻而無交謫之言田有伏臘而無乞米之
苦白香山所謂事了心了此非福命而何哉四者有一

不具不足以享山林清福故舉世聰明才智之士非無一知半見略知山林趣味而究竟不能身入其中職此之故也

圓翁曰予於歸田之後誓不著緞不食人參夫古人至貴猶服三澣之衣緞之為物不可洗不可染而其價六七倍於湖州縐紬與絲紬佳者三四錢一尺比於一疋布之價初時華麗可觀一沾灰油便色改而不可澣洗況予性疎忽於衣服不能整齊最不愛華麗之服歸田

後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紬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夏則蕉葛一切珍裘細縠悉屏棄之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老年奔走應事務日服人參一二錢細思吾鄉米價一石不過四錢今日服參價如之或倍之是一人而兼百餘人糊口之具忍孰甚焉侈孰甚焉夫藥性原以治病不得已而取效於旦夕用是補續血氣乃竟以為日用尋常之物可乎哉無論物力不及即及亦不當為予故深以為戒倘得邀恩遂初此二事斷然不渝吾言

也

圃翁曰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門無雜賔此最有味大約門下奔走之客有損無益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為美於彼何利焉可以啖之以利可以動之以名可以怵之以利害則欣動其主人主人不可動則誘其子弟誘其僮僕外探無稽之言以熒惑其視聽內洩機密之語以誇示其交遊甚且以偽為真將無作有以徼倖其語之或驗則從中而取利焉或居要津之位或處權勢之

地尤當遠之益遠也又有挾術技以遊者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漸與仕宦相親密而遂以乘機遘會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技也挾術以遊者往往如此故此輩之樸訥迂鈍者猶當慎其晉接若狡黠便佞好生事端蹤跡詭秘者以不識其人不知其姓名為善勿曰我持正彼安能惑我我明察彼不能蔽我恐久之自墮其術中而不能出也

圃翁曰予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

徒有應酬之勞而無酣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為人我利普也予六旬之期老妻禮佛時忽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為此胡不將此費製綿衣袴百領以施道路饑寒之人乎次日為余言笑而許之予意欲歸里時倣陸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之費分為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日則總一月之所餘别作一封以應貧寒之急能多作好事一兩件其樂逾於日享大烹之奉多矣但在勉力而行之

圃翁曰移樹之法江南以驚蟄前後半月為宜大約從土掘出之根最畏春風故須用土裹密用草包之不宜見風甚不宜於隔宿所以吳門建業來賣花者行千里經一月而猶活乃用金汁土密護其根不使露風之故近地移植反不活者不知此理之故也其新生細白根係生氣所托尤不當損人但知深根固蔕不知亦不宜太深種植書謂加舊跡一指若太深則泥水傷樹皮斷然不茂矣凡樹大約花時移則彼精脉在枝葉易活於

桂尤甚花已有蓓蕾移之多閙然此最泄氣故移樹而花盛開者多不活惟葉茂則其樹必活矣牡丹移在秋當春宜盡去其花若少愛惜則其氣泄樹即活亦不茂數年後多自萎樹之作花甚不易氣泄則本傷古人云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人之於文章功名也亦然不可不審也

圃翁曰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飲武夷而甘後乃知岕茶之妙此三種可以終老其他不必問矣岕茶如名士

武夷如高士六安如野士皆可為歲寒之交六安尤養脾食飽最宜但鄙性好多飲茶終日不離甌椀為宜節約耳

圃翁曰論語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考亭註不知命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為君子予少奉教於姚端恪公服膺斯語每遇疑難躊躕之事輙依據此言稍有把握古人言居易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趨而

有不必趨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利害之見既除而為君子之道始出此為字甚有力既知利害有一定則落得做好人也權勢之人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到難於相從處亦要內不失已果謙和以謝之宛轉以避之彼亦未必决能禍我此亦命數宜然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使我為州縣官决不用官銀媚上官安知用官銀之禍不甚於上官之失懽也昔者米脂令蕭君掘李賊之祖墳賊破京師後獲蕭君置軍

中欲甘心焉挾至山西以二十人守之蕭君夜遁後復
為州守自著虎吻餘生記其事李賊殺人數十萬究不
能殺一蕭君生死有命寧不信然耶予官京師日久每
見人之數應為此官而其時本無此一缺有人焉竭力
經營幹辦停當而此人無端值之或反為此人之所不
欲且滋詬詈如此者不一而足此亦舉世之人共知之
而當局則往往迷而不悟其中之求速反遲求得反失
彼人為此人而謀此事因彼事而壞顛倒錯亂不可究

詰人能将耳目聞見之事平心體察亦可消許多妄念也

圃翁曰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為福不善處之則足為累至為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塲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却步況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踈若但計丘

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已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佛家以貨財爲五家公共之物一曰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刧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脱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

之為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恨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為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盖藏此處富之道也至子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飢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

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沉各異聚散無恒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為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己無甚刻薄後人當無倍出之患己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己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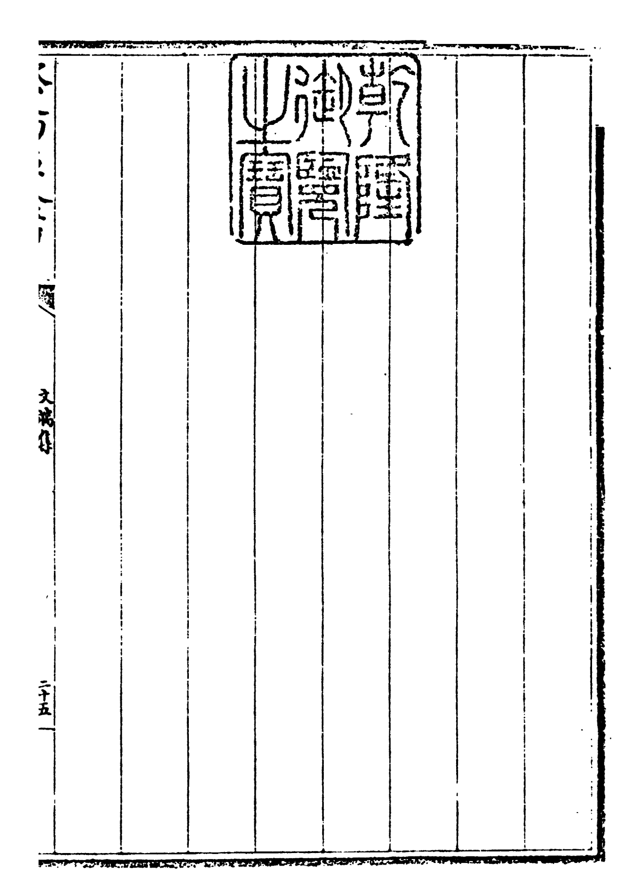
子孫之道也予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快動多悔吝憂戚必皆此三者之故由不明斯理是以心褊見隘未食其報先受其苦能靜體吾言於擾擾之中存熒熒之亮豈非熱火坑中一服清凉散苦海波中一架八寶筏哉

圃翁曰予自四十六七以來講求安心之法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只以五官四肢應之中間有方寸之地常時空空洞洞朗朗惺惺決不令之入所以此地常

覺寬綽潔淨予製為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闌入亦有時賊勢甚鋭城門稍疎彼閒或闌入即時覺察便驅之出城外而牢閉城門令此地仍寬綽潔淨十年來漸覺闌入之時少不甚用力驅逐然城外不免紛擾主人居其中尚無渾忘天真之樂倘得歸田遂初見山時多見人時少空潭碧落或庶幾矣

圃翁曰予之立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餓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嘗將四語律身訓

子亦不用煩言夥說矣雖至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為文必使人欽敬不敢忽視其人德性亦必温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遲速也守田之說詳於恒産瑣言積德之說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予目擊身歷最為深切此輩毒人如鴆之入口蛇之螫膚斷斷不易決無解救之說尤四者之綱領也余言無奇止布帛菽粟可衣可食但在體驗親切耳


文端集
二十五

文端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端集卷四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劉淡

文端集卷四十六

大學士張英撰

篤素堂文集十

雜著

聰訓齋語

圃翁曰人生必厚重沉靜而後為載福之器王謝子弟席豐履厚田廬僕役無一不具且為人所敬禮無有輕

忽之者視寒畯之士終年授讀遠離家室唇燥吻枯僅博束脩數金仰事俯育咸取諸此應試則徒步而往風雨泥淖一步三嘆凡此情形皆汝輩所習見仕宦子弟則乘輿驅肥即僮僕亦無徒行者豈非福耶乃與寒士一體怨天尤人爭較錙銖得失寧非過耶古人云予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天地造物必無兩全汝輩既享席豐履厚之福又思事事周全揆之天道豈不誠難惟有敦厚謙謹慎言守禮不可與寒士同一感慨

欷歔放言高論怨天尤人庶不為造物鬼神所呵責也
況父祖經營多年有田盧別業身則勞於王事不獲安
享為子孫者生而受其福乃又不思安享而妄想妄行
寧不大可惜耶思盡人子之責報父祖之恩致鄉里之
譽貽後人之澤惟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讀書三曰養
身四曰儉用世家子弟原是貴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
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驕盈不詐偽不刻薄不輕佻則
人之欽重較三公而更貴予不及見

祖父贈光禄公恂所府君每聞鄉人言其厚德邑人仰之如祥麟威鳳方伯公已酉登科邑人榮之贈以聯曰張不張威顧秉文文名天下盛有盛德期可藩藩屏王家至今桑梓以為美談

父親贈光禄公拙菴府君予逮事三十年生平無疾言遽色居身節儉待人寬厚為介弟未嘗以一事一言干謁州縣生平未嘗呈送一人見鄉里煦煦以和所行隱德甚多從不向人索逋欠以故三世皆祀於鄉賢請主

入廟之日里人莫不欣喜道威德之報是亦何負於人哉予行年六十有一生平未嘗送一人於捕廳令其呵譴之吏勿言笞責願吾子孫終守此戒勿犯也不足則斷不可借債有餘則斷不可放債權子母起家惟至寒之士稍可若富貴人家為之斂怨養奸得罪招尤莫此為甚鄉里閒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一文以為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

忿口碑所損寔大也待下我一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為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予深知此理然苦於性情疎懶憚於趨承故我惟思退處山澤不要見人庶少斯過終日懔懔耳讀書固所以取科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氤氲則自然進退安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徒為人師表至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開

塲大比專視此為優劣人若舉業高華秀美則人不敢輕視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之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為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强暴為之改容豈止掇青紫榮宗祊而已哉予嘗有言曰讀書者不賤不專為塲屋進退而言也父母之愛子第一望其康寧第二與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以此荅武伯之問孝至哉斯言安其身以安

父母之心孝莫大焉養身之道一在謹嗜慾一在慎飲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母之憂安得不時時謹凜也吾貽子孫不過瘠田數處耳且甚荒蕪不治水旱多虞歲入之數僅足以免饑寒畜妻子而已一件兒戲事做不得一件高興事做不得生平最喜陞棱山過日治家之法以為先得我心誠倣而行之庶幾無蕩産蕩家之患予有言曰守田者不饑此二語足以長世不在多

言凡人少年德性不定每見人厭之曰慳笑之曰嗇誚之曰儉輙面發熱不知此最是美名人肯以此誚之亦最是美事不必避諱人生豪俠周密之名至不易副事事應之一事不應遂生嫌怨人人周之一人不周便存形迹若平素儉嗇見諒於人省無窮物力少無窮嫌怨不亦至便乎四者立身行已之道已有崖岸而其關鍵切要則又在於擇友人生二十内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於成人之列此時知識大開性情未定父師之訓

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蘭脫有一淫朋匪友闌入其側朝夕浸灌鮮有不為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此予幼年時知之最切今親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則踪跡常令疎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顔面不知其姓名為善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芸圃有詩云於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嫵媚人蓋痛乎其言之矣擇友何以知其賢否亦即前四件能行者為良友不能行者為非

良友予暑中退休稍有暇晷遂舉胸中所欲言者筆之於此語雖無文然三十餘年涉履仕途多逢險阻人情物理知之頗熟言之較親後人勿以予言為迂而遠於事情也

楷書如坐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奔人之形貌雖不同然未有傾斜跛側為佳者故作楷書以端莊嚴肅為尚然須去矜束拘迫之態而有雍容和愉之象斯晉書之所獨擅也分行布白取乎匀淨然亦以自然為妙樂毅

論如端人雅士黄庭經如碧落仙人東方朔像賛如古賢前哲曹娥碑有孝女婉順之容洛神賦有淑姿纖麗之態盖各象其文以為體要有骨有肉一行之間自相顧盼如樹木之枝葉扶疎而彼此相讓如流水之淪漪雜見而先後相承未有偏斜傾側各不相顧絶無神彩步伍連絡映帶而可稱佳書者細玩蘭亭委蛇生動千古如新董文敏書大小疎密於尋行數墨之際最有趣致學者當於此參之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啟人友于之愛然予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髪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

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　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於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罕有之事也

論語文字如化工肖物簡古渾淪而盡事情平易含蘊而不費辭于尚書毛詩之外別為一種大學中庸之文極闊潤精微而包羅萬有孟子則雄奇跌宕變幻洋溢秦漢以來無有能此四種文字者特以儒生習讀而不

察遂不知其章法字法之妙也當細心玩味之

古人讀文選而悟養生之理得力於兩句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涵珠而川媚此真是至言嘗見蘭蕙芍藥之蔕間必有露珠一點若此一點為蟻蟲所食則花萎矣又見筍初出當曉則必有露珠數顆在其末日出則露復斂而歸根夕則復上田間有詩云夕看露顆上梢行是也若侵曉入園筍上無露珠則不成竹遂取而食之稻上亦有露夕現而朝斂人之元氣全在於此故文選二

語不可不時時體察得訣固不在多也

世人只因不知命不安命生出許多勞擾聖賢明明說與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又曰修身以俟之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因知之真而後俟之安也予歷世故頗多認此一字頗確曾與韓慕廬宿齋天壇深夜劇談慕廬談當年鄉會考時鄉試則有得售之想場中頗著意至會試殿試則全無心而得會狀會試場大風吹卷欲飛號中人皆取石堅押韓獨無意祝曰

若當中則自不吹去亦竟無恙故其會試殿試文皆遊行自在無斧鑿痕予謂慕廬足下兩掇巍科當是何如勇猛以此言告人人決不信余獨信之何以故予自諭德後即無意仕進不止無競進之心且時時求退不已乃由講讀學士躋學士登亞卿正卿皆華膴清貴之官自傍人觀之不知是何如勇猛精進以予自審則知慕廬之非妄矣慕廬亦可以已事推之而知予之非誑也願與世人共知之

予生平嗜卉木遂成奇癖亦自覺可哂細思天下歌舞聲伎古翫書畫禽鳥博奕之屬皆多費而耗物力惹氣而多後患不可以訓子孫惟山水花木差可自娱而非人之所爭草木日有生意而妙于無知損許多愛憎煩惱京師難於樹植艱於曠土書閣中置盆花數種滋培收護頗費心力然亦可少供耳目之翫琴薦書幌牀頭十笏之地無非落花填塞亦一佳話也

古人佩玉朝夕不離義取温潤堅栗君子無故不撤琴

瑟義取和平溫厚故質性爽直者恐近高亢益當深體此意以自箴砭不可任其一往之性也

人生以擇友為第一事自就塾以後有室有家漸遠父母之教初離師保之嚴此時乍得友朋投契締交其言甘如蘭芷甚至父母兄弟妻子之言皆不聽受惟朋友之言是信一有匪人側於閒德性未定識見未純鮮未有不為其移者余見此屢矣至仕宦之子弟尤甚一入其彀中迷而不悟脫有尊長誡諭反生嫌隙益滋乖張

故余家訓有云保家莫如擇友葢痛心疾首其言之也汝輩但於至戚中觀其德性謹厚好讀書者交友兩三人足矣况内有兄弟互相師友亦不至岑寂且勢利言之汝則温飽來交者豈能皆有文章道德之切劘平居則有酒食之費應酬之擾一遇婚喪有無則有資給稱貸之事甚至有爭訟外侮則又有關說救援之事平昔既與之契密傴事却之必生怨毒反唇故余以為宜慎之於始也况且戲遊征逐耗精神而荒正業廣言談而

滋是非種種弊端不可紀極故特為痛切發揮之昔人有戒飯不嚼便嚥路不看便走話不想便說事不思便做洵為格言予益之曰友不擇便交氣不忍便動財不審便取衣不慎便脫

學字當專一擇古人佳帖或時人墨蹟與已筆路相近者專心學之若朝更夕改見異而遷鮮有得成者楷書如端坐須莊嚴寬裕而神彩自然掩映若體格不匀淨而遽講流動失其本矣汝小字可學樂毅論前見所寫

樂志論大有進步今當一心臨倣之每日明窗淨几筆精墨良以白奏本紙臨四五百字亦不須太多但工夫不可間斷紙畫烏絲格古人最重分行布白故以整齊勻淨為要學字忌飛動草率大小不勻而妄言奇古磊落終無進步矣行書亦宜專心一家趙松雪佩玉垂紳丰神清貴而其原本則出於聖教序蘭亭猶見晉人風度不可訾議之也汝作聯字亦頗有豐秀之致今專學松雪亦可望其有進但不可任意變遷耳

龍眠芙蓉谿吾朝夕夢寐所在也垂雲沜天然石壁上倚青山下臨流水當為吾相度可亭之地期於對石枕流雙谿草堂前引南北二澗為兩池中一閘相通一種蓮一種魚製扁舟容五六人朱欄翠檽蘭槳桂櫂從芙蓉谿亭登舟至檥舟亭登岸襟帶吾廬汝歸當謀疏鑿澗處十二丈窄處二三丈但可以行舟汝兄弟姪輪日督工於九月杪從事渠成以報吾堂軒基址預以繩定之以俟異日臨河有大石土人名為獾洞此地相度亭

子下臨澄潭四圍嶺岫既曠然軒豁亦窈然幽深其旁當種梅柳以映帶之亦此時事也向來梅杏桃棃之屬種植者亦不少矣使皆茂達儘可自娛此時澆漑修治扶植去草為急僕人紙上之樹日增園中之樹日減汝當為吾稽察之樹不活與不種同山中須三五日静坐經理晨入暮歸不如其已也可與兄弟姪言之

辛巳春分日予攜大郎二郎六郎出西直門過高梁橋沿溪水至法華寺飯于僧舍因至萬壽寺時甫移華嚴

鐘於後閣尚未懸架遂過天禧宮看白松盖余最心賞古松枝幹如凝雪清響如飛濤班剥離奇扶疎詰曲枝枝入畫葉葉有聲如對高人逸士不敢褻玩京師寺觀此種為多而時代久遠則無過天禧宮者共二十餘株皆異態殊形可謂巨觀矣是行也春寒初解野色蒼茫然已有融潤之氣得小詩曰緑谿來古寺石堰舊河梁冰泮波澄緑風輕柳麴黃苔痕春已半松影日初長籃筍携諸子僧寮野蔌香

時文以多作為主則工拙自知才思自出豁逕自熟氣體自純讀文不必多擇其精純條暢有氣局詞華者多則百篇少則六十篇神明與之渾化始為有益若貪多務博過眼輒忘及至作時則彼此不相涉落筆仍是故吾所以思常窒而不靈詞常窘而不裕意常枯而不潤記誦勞神中無所得則不熟不化之病也學者犯此弊最多故能得力於簡則極是要訣古人言簡鍊以為揣摩最是立言之妙勿忽而不察也

治家之道謹肅為要易經家人卦義理極究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近於煩瑣然雖厲而終吉嘻嘻流於縱軼則始寬而終吝余欲於居室自書一額曰惟肅乃雍常以自警亦願吾子孫共守也人之居家立身最不可好奇一部中庸本是極平淡却是極神奇人能於倫常無缺起居動作治家節用待人接物事事合於矩度無有乖張便是聖賢路上人豈不是至奇若舉動怪異言語詭激明明坦易道理却自尋

奇覔怪守偏文過以為不墜恒境是窮奇檮杌之流烏足以表異哉布帛菽粟千古至味朝夕不能離何獨至於立身制行而反之也

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於人便是善人余偶以忌辰著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遥呼曰今日是忌辰余急易之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于人為有益每謂同一禽鳥也聞鸞鳳之名則喜聞鵂鶹之聲則惡以鸞鳳能為人福而鵂鶹能為人

禍也同一草木也毒草則遠避之參苓則共寶之以毒草能鴆人而參茯能益人也人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寶之如參苓必為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此理之最易見者也

凡讀書二十歲以前所讀之書與二十歲以後所讀之書迥異少年知識未開天真純固所讀者雖久不溫習偶爾提起尚可數行成誦若壯年所讀經月則忘必不

能持久故六經秦漢之文詞語古奥必須幼年讀長壯後雖倍蓰其功終屬影響自八歲至二十歲中間歲月無多安可荒棄或讀不急之書此時時文固不可不讀亦須擇典雅醇正理純詞裕可歷二三十年無弊者讀之若朝華夕落淺陋無識詭僻失體取悦一時者安可以珠玉難换之歲月而讀此無益之文何如誦得左國一兩篇及東西漢典貴華腴之文數篇為終身受用之寶乎且更可異者幼齡入學之時其父師必令其讀詩書

易左傳禮記兩漢八家文及十八九作制義應科舉時便東之高閣全不溫習此何異衣中之珠不知探取而向塗人乞漿乎且㓜年之所以讀經書本為壯年擴充才智驅駕古人使不寒儉如畜錢待用者然乃不知尋味其義蘊而弁髦棄之豈不大相剌謬乎我願汝曹將平昔已讀經書視之如拱璧一月之内必加溫習古人之書安可盡讀但我所已讀者决不可輕棄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毋貪多毋貪名但讀得一篇必求可以背誦然後思

通其義蘊而運用之於手腕之下如此則才氣自然發越若曾讀此書而全不能舉其詞謂之畫餅充饑能舉其詞而不能運用謂之食物不化二者其去枵腹無異汝輩於此極宜猛省

凡物之殊異者必有光華發越於外況文章為榮世之業士子進身之具乎非有光彩安能動人闈中之文得以數言槩之曰理明詞暢氣足機圓要當知棘闈之文與窗稿房行書不同之處且南闈之文又與他省不同

處此則可以意會難以言傳惟平心下氣細看南闈墨
卷將自得之即最低下墨卷彼亦自有得手亦不可忽
此事最渺茫古稱射蝨者視蝨如車輪然後一發而貫
今能分別氣味截然不同當庶幾矣汝曹兄弟叔姪自
來歲正月為始每三六九日一會作文一篇一月可得
九篇不疎不數但不可間斷不可草草塞責一題入手
先講求書理極透徹然後布格遣詞須語語有著落勿
作影響語勿作艱澁語勿作累贅語勿作雷同語凡文

中鮮亮出色之句謂之調調有高卑疎密相間繁簡得宜處謂之格此等處最宜理會深惘人讀時文累千累百而不知理會於身心毫無裨益夫能理會則數十篇百篇已足焉用如此之多不能理會則讀數千篇與不讀一字等徒使精神瞶亂臨文捉筆依舊茫然不過胸中舊套應副安有名理精論佳詞妙句奔涯於筆端乎所謂理會者讀一篇則先看其一篇之格再味其一股之格出落之次第講題之發揮前後豎義之淺深詞調

之華美誦之極其熟味之極其精有與此等相類之題
有不相類之題如何推廣擴充如此讀一篇有一篇之
益又何必多又何能多乎每見汝曹讀時文成帙問之
不能舉其詞叩之不能言其義粗者不能況其精者乎
自誑乎誑人乎此絶不可解者汝曹試靜思之亦不可
解也以後當力除此等之習讀文必期有用不然寧可
不讀古人有言讀生文不如翫熟文必以我之精神包
乎此一篇之外以我之心思入乎此一篇之中噫嘻此

豈易言哉汝曹能如此用功則筆下自然充裕無補緝寒澁支離冗泛草率之態汝每月寄所作九首來京我看一會兩會則汝曹之用心不用心務外不務外瞭然矣作文決不可使人代寫此最是大家子弟陋習寫文要工緻不可錯落塗抹所關於色澤不小也汝曹不能面奉教言每日展此一次當有心會幼年當專攻舉業以為立身根本詩且不必作或可偶一為之至詩餘則斷不可作余生平未嘗為此亦不多看蘇辛尚有豪氣

餘則靡靡焉可近也

余久歷世塗日在紛擾榮辱勞苦憂患之中静念解脱之法成此八章自謂於人情物理消息盈虚略得其大意醉醒卧起作息往來不過如此而已顧以年增衰老無由自適二十餘年來小齋僅可容膝寒則温室擁爐花暑則垂簾對高槐所自適於天壤間者止此耳求所謂烟霞林壑之趣則僅託於夢想形諸篇詠皆非實境也辛巳春分前一日積雪初融霽色迴暎為三郎廷璐

書此遠寄江鄉亦可知翁鍼砭氣質之偏流覽造物之理有此一知半見當不至于汨沒本來耳

古稱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旨哉斯言可為深鑒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面待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面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幼而驕慣為親戚之所優容長而習成為朋友之所諒恕至於利交而諂相誘以為非勢交而諛相倚而作慝者又無論矣人

之背後稱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譽其才品而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章而疑人鄙其勢利甚至吹毛索瘢指摘其過失而以為名高批枝傷根訕笑其前人而以為痛快至於求利不得而嫌隙易生於有無依勢不能而怨毒相形於榮悴者又無論矣故富貴子弟人之當面待之也恒恕而背後責之也恒深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而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如寒士其儉素如寒士其謙冲小心如寒士其讀書勤

苦如寒士其樂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稱之者尚不能如寒士必也謹飭倍於寒士儉素倍於寒士謙冲小心倍於寒士讀書勤苦倍於寒士樂聞規勸倍於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難做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我願汝曹常以席豐履盛為可危可慮難處難全之地勿以為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之

者遇之不以禮者則平心和氣思所處之時勢彼之施於我者應該如此原非過當即我所行十分全是無一毫非理彼尚在可恕況我豈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讓為寶左氏曰讓德之本也處里閈之間信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祇聞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讓翻以釀後

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敬小慎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轉灣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至於受大氣吃得小虧則不至於吃大虧此生平得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争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於我矣我失便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

乃終身得便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資不憂饑寒居有室廬使有臧獲養有田疇讀書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遊蕩非僻結交淫朋匪友以致傾家敗業路人指為笑談親戚為之浩嘆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其有立身醇謹老成儉樸擇人而友閉戸讀書名日美而業日成鄉里指為令器父兄期其遠大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二者何去何從何得何失何芳如芝蘭何臭如腐草何祥如麟鳳何妖如鵂鶹又豈俟余言哉汝輩

今皆年富力强飽食温衣血氣未定豈能無所嗜好古人云凡人欲飲酒博奕一切嬉戲之事必皆覓伴侶為之獨讀快意書對佳山水可以獨自怡悅凡聲色貨利一切嗜慾之事好之有樂則必有苦惟讀書與對佳山水止有樂而無苦今架有藏書離城數里有佳山水汝曹與其狎無益之友聽無益之談赴無益之應酬曷若珍重難得之歲月縱讀難得之詩書快對難得之山水乎我視汝曹所作詩文皆有才情有思致有性情非夢

夢全無所得於中者故以此諄諄告之欲令汝曹安分省事則心神寧謐而無煩擾之害寡交擇友則應酬簡而精神有餘不聞非僻之言不致陷於不義一味謙和謹飭則人情服而名譽日起制藝者秀才立身之本根本固則人不敢輕自宜專力攻之餘力及詩字亦可怡情良時佳辰與兄弟姊夫輩一料理山莊撫問松竹以成余志是皆於汝曹有益無損有樂無苦之事其味聽聽之義

座右箴

立品　讀書　養身　擇友

右四綱

戒嬉戲　慎威儀　謹言語　温經書　精舉業

學楷字　謹起居　慎寒暑　節用度　謝酬應

省宴集　寡交遊

右十二目

子弟自十七八以至廿三四實為學業成廢之關蓋自

初入學至十五六父師以童子視之稍知訓子者斷不忍聽其廢業惟自十七八以後年漸長氣漸驕漸有朋友漸有室家嗜慾漸開人事漸廣父母見其長成師傅視為儕輩德性未堅轉移最易學業未就蒙昧非難幼年所習經書此時皆束高閣酬應交遊侈然大雅博奕高會自詡名流轉盼廿五六歲兒女累多生計迫蹙蹉跎潦倒學植荒落予見人家子弟半塗而廢者多在此五六年中棄幼學之功貽終身之累蓋覆轍相踵也汝

正當此時離父母之側前言諸弊事事可慮為龍為蛇為虎為鼠分於一念介在兩岐可不慎哉可不畏哉

讀書須明窗淨几案頭不可多置書讀文作文皆須凝神靜氣目光炯然出文於題之上最忌墜入雲霧中迷失出路多讀文而不熟如將不練之兵臨時全不得用徒疲精勞神與操空拳者無異作文以握管之人為大將以精熟墨卷百篇為練兵以雜讀時藝為散卒以題為堅壘若神明不爽朗是大將先墜雲霧中安能制勝

人人各有一種英華光氣但須磨鍊始出譬如一草一卉苟深培厚壅盡其分量其花亦有可觀而況於人乎況於俊特之人乎天下有形之物用則易匱惟人之才思氣力不用則日減用則日增但做出自已聲光如樹將發花時神壯氣溢覺與平時不同則自然之機候也

讀書人獨宿是第一義試自已省察館中獨宿時漏下二鼓滅燭就枕待日出早起夢境清明神酣氣暢以之讀書則有益以之作文必不潦草枯澁真所謂一日勝

兩日也

易經一書言謙道最為詳備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不能常盈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於此理不啻反覆再三極譬罕喻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古昔賢聖殆無異詞堯舜大聖人而史稱之曰允恭克讓孔子甚聖德及門稱之曰恭儉讓況乎中人之才能越斯義古云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言讓之有益無

損也世俗瞽談妄謂讓人則人欺之甚至有尊長教其卑幼無多讓此極為亂道以世俗論富貴家子弟理不當為人所侮稍有拂意便自謂我何如人而彼敢如是以加我從傍人亦不知義理用一二言挑逗之遂爾氣塡胸臆奮不顧身全不思富貴者衆射之的也羣妬之媒也諺曰一家温飽千家怨忿惟當撫躬自返我所得於天者已多彼同生天壤或係親戚或同里閈而失意如此我不讓彼而彼顧肯讓我乎嘗持此心深明此理

自然心平氣和即有拂意之事逆耳之言如浮雲行空與吾無涉姚端恪公有言此乃成就我福德相愈加恭謹以遜謝之則横逆之來盖亦少矣願以此為熱火世界一帖清凉散也

譚子化書訓儉字最詳其言曰天子知儉則天下足一人知儉則一家足且儉非止節嗇財用而已也儉於嗜慾則德日修體日固儉於飲食則脾胃寛儉於衣服則肢體適儉於言語則元氣藏而怨尤寡儉於思慮則心

神寧儉於交遊則匪類遠儉於酬酢則歲月寛而本業修儉於書札則後患寡儉於干請則品望尊儉於僮僕則防閑省儉於嬉遊則學業進其中義藴甚廣大約不外於儲畜之道東坡千古才人以百五十錢為一塊每日只用畫杈挑取一塊盡此錢為度決不用明日之錢汝輩中人可無限制陸梭山訓居家之法最妙以一歲所入除完官糧外分為三分存一分以為水旱及意外之費其餘二分析為十二分每月用一分但許存餘不

許過界能從每日飲食雜用加意節省使一月之用常有餘别置一處不入經費留以為親戚友朋小小周濟緩急之用亦遠怨積德之道可恃以長久者也居家治生之理恒産瑣言備之矣雖不敢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其於謀生不啻左劵總之饑寒由於鬻産鬻産由於債負債負由於不經相因之理一定不易予視之洞若觀火仕宦之日雖極清苦畢竟畧有交際子弟習見習聞由之不察若以此作田舍度日之計則立見其仆蹶

不可不深長思者也人生儉嗇之名可受而不必避世俗每以為耻不知此名一噪則人絶覬覦之想偶有所用人即德之所謂以虚名而受實益何利如之

人生髫稚不離父母入塾則有嚴師傅督課頗覺拘束逮十六七歲時父母漸視為成人師傅亦漸不嚴憚此時知識初開嬉遊漸習則必視朋友為性命雖父母師保之訓與妻孥之言皆可不聽而朋友之言則投若膠膝契若芳蘭所與正則隨之而正所與邪則隨之而邪此必

然之理身驗之事也余鐫一圖章以示子弟曰保家莫如擇友盖有所嘆息痛恨懲艾於其間也古人重朋友而列之五倫謂其志同道合有善相勉有過相規有患難相救今之朋友止可謂相識耳往來耳同官同事耳三黨姻戚耳朋友云乎哉汝等莫若就親戚兄弟中擇其謹厚老成可以相砥礪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斷無目前良友遂可得十數人之理平時既簡於應酬有事可以請教若不如已之人既易於臨深為高又日闒䢖

猥之言汙賤之行淺劣之學不知義理不習詩書久久與之相化不能卻而遠矣此論語所以首誡之也

人生第一件事莫如安分分者我所得於天多寡之數也古人以得天少者謂之數奇謂之不偶可以識其義矣董子曰與之齒者去其角附之翼者兩其足嗇於此則豐於彼理有乘除事無兼美予閱歷頗深每從旁冷觀未有能越此範圍者功名非難非易只在爭命中之有無嘗譬之温室養牡丹必花頭中原結蕊火焙則正

月早開然雖開而元氣索然花既不滿足根亦旋萎矣若本來不結花即火焙無益既有花矣何如培以沃壤灌以甘泉待其時至敷華根本既不虧而花亦肥大經久此余所深洞於天時物理而非矯為迂濶之談也曩時姚端恪公每為余言當細玩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章朱注最透言不知命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為君子矣為字甚有力知命是一事為君子是一事既知命不能違則儘有不必趨之利儘有不必避之害而為

忠為孝為廉為讓綽有餘地矣小人固不當取怨於他至於大節目亦不可詭隨得失榮辱不必太認真是亦知命之大端也

文端集卷四十六